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宗親下

答嚴給事書一首 與從弟評事書一首

與表弟盧復書一首 與弟莒書一首

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一首 復親故書一首

與夏縣崔少府書一首 答李清河書一首

與馮宿書一首

宗親下

答嚴給事書

張九齡

自出江都

集作郡

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

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

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為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

爰自諸

集作書

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

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

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
服又加之譏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
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恠既往何幸而全追想
寒心怵怵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
覺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

一作市

賴於自慎且得

集作幸且

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

疵智

集作勢

窮力屈特

集作將

無控告未始作怯事也

一作始未

情事也

有為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

此意以為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晚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戶集作所防有異來旨

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

今僕養親豈復英華作非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

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

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豈不能

少有所適方復屑屑於毀譽之際也管仲嘗三戰三北

而鮑子不以為無勇以其有親足下寧不我知可集作

有此誨且往者不自量力因緣小妓踈躡干進荏苒歷
年固以為運屬盛明朝多君子義能容物而忘其孤陋
則不知敝帚之貴末路多艱今再典一州蓋幸遇已甚
而平生萬事為寒暑所移雖忝簪纓若墜泉壑者誠耻
令名之不副寵章也昔賈誼才偕管晏言則霸王名重
漢廷官止梁傅班固猶云未為不遇况僕集有非其倫
遇已過彼顧多慙色豈敢怨而更求歟足下心知當明
義有所在耳尊者慈愛諸下懷寧本鄉不欲隨官重有

離別春秋高矣晨昏久違僕豈復規規然徼無妄之福
任悔恠之動而適無所恃車子獨立萬一蹉跎或遠庭

闈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行已五十獨不知命哉是以冒

死抗疏乞歸侍親

集作藥

一則視膳以展下情二則辭滿

而無貽憂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取此義亦

自卜者審也顧恨上負明主丘山之恩未有涓塵之答

下愧知己提獎之力卒無知

集作如

言之効又平生不飾

小節苟取虛名使吠聲之徒退有後議竟不

集作未

獲盡

展所有之用以塞罔極之讒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
古人有從所好者僕亦有心庶承顏之餘故性自適軒
冕之事亦云儻來林澤之間聊足散慮縱絕後望亦了
一生何必崎嶇不平齟齬求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
勉事聖賢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
甚張九齡白

與從弟評事書

蕭穎士

朝得書為正不佳又前意已決難作移改是以又不報

吾素志踈野平時尚不求仕進況今豈徼榮祿哉前赴

牒追者蓋為三道重權冀以疇昔厚眷計議獲申惟薦

羣才庶其裨益今既一言不見預一士一作生薦不行方

復規求一中下郡佐而利其祿秩豈在疑作任意耶况馬

隆所傷全未平復方恐便廢自是棄人才既不足採而

加此疾苦更不復力强耳韋二十五與弟昨言中丞必

須相然始下筆才非樂生不望擁篲志力弊困未堪詣

府日日如斯與斷莫定來中丞便至責其違闕乃罪不

可料

一作新

何負使司作此相陷古人有言冠一免豈可

復加於首吾計決矣之死始

疑作矢

靡懼第無惑焉再申

意二十五官無為咄咄見逼也為胷中最傷心力甚弱

書數行便不能仰視昔不因子致跌

疑

交遊早識中丞

今海內未靜之秋加之疾患傷損不蒙恩恤過秋羈迫

亦知命矣吁何道哉

與表弟盧復書

李華

八月八日外兄李華敬簡盧十五弟則之處秋風漸高

路出泗上將詣職役如所料乎往返勞止當與時俱暢也華疹疾無聊賢姊與諸君尋常耳福鄉漸減弟勿憂之與弟別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朔之地明時道舉出身乃能上為寡姊下為孤甥求為鴈門主簿束身戎馬之間始終無過之地此一難也時方艱危動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一身萬里省姊淮南此二難也喪亂以來時多苟且松貞玉粹亦變頽流唯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詞學問守正不移金石之聲冷然在聽此三難也五

姓之中盧為峻一作峻茂根源上古歷世著明降及聖唐

仁賢不絕外家陵替稍久弟其勉之盧氏有諶翁祭法
又世以書聞華恨未見弟為廣訪求也南祖分於何祖
帝師今有四房誰各承後弟為華具條流相報也頃撰
軍器舅神道碑後其房族由來意欲如軍器之志廣外

家之美令萬代聞見不復討譜牒也華質性鈍弱而慕
汲黯卜式之直晚歲思夫子互鄉之見林宗賈淑之後

若悟此道仁在其中易乾疑作坤元之說曰含弘光大品

物咸亨大雅曰既明且哲德合天德老氏所弘夫子即
述既自以為戒亦規弟持正也弟正直太過不能容納
時人是以相箴努力無忽近有鄭五書信否四姊處得
消息無忽忽不次華敬簡

與弟莒書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今吾將息一一用汝
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使
司昔田仁任安俱大將軍舍人卧馬廐中無何詔大將

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
明二子冠帶頗頽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
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
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為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魏舒為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
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為歎憤
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脩况事叔父吾
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

德又焉肯惠於朽壤枯木哉
莒省吾意當努力也不次
三兄報

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

徐陵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
豪天下盡希風之客况復王家沉默謝氏混玄名貴公
門譽華卿子而秦峯阻負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
結比青萸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閱康勝鄧仲華

服袞之年苟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
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荐臻邑閑皆空黔
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太傅齋室荒茫無處自神
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坐長史
使一作誦經督郵無事唯慮吹笛東芭海水俱承幕府之
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
無心覲冒苟却光陰風疾彌留示有餘息思將公聘窮
擯虜庭博望侯極跡於黃河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

以後唯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折骨幽并豈意餘年復
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渭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
遂以衰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
侯過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
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
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
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
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

行雨東南思做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條逾深方事祈
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復親故書

魏長賢

自向者惠書義高志遠謂僕干時非其義自貽悔咎懃
懃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
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
鼎俎以趣世隱屠釣以待時操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
之上矣或有釋賃車而匡霸業委輓輅以定王基由斬

祛而見禮因射鈞而受相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於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其泥滓自至於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推其大要歸乎忠者而已矣自頃王室板蕩彛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受主辱匪躬之故徒聞斯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僕之先世傳於儒業一作素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代矣安可自同於凡庶取笑

於兒女哉僕誠不敏願得鋤彼草茅遂茲鳥雀去惡樹
善不違先訓自以身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
與不言在我用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
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
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
敬承佳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與俗人道也投筆
而已夫復何言哉

與夏縣崔少府書

已見六百
七十三卷

李嶠

答李清河書

君白辭間累月益深勤系秋後尚熱惟兄動靜云云君
粗爾推免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
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遒革舊館荒毀殘蟬悲
鳴夫情生於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隣
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天閔同
志遽絕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其藻綴鮮華姿彩秀舉故已久處一作大府呈諸水鏡

可畧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
廛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數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
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為感槩之資羈西無學植之
半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
談者之口亦為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
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繒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
俸不資於目前孤遺闕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真不可
為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緼追賻千古之下凜然

而一作獨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費多

端舊業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久又頻濟施贖庄之餘
颯爾復盡今授衣附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
亡友卒日惠愛在人吏吐追感道路雪泣而簡書是懼

贈一作贈襚莫申夫所以惡貪饕而徵貨賄者豈不憑怙

作威紊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
同盡企江西之潤方為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
教義也惟兄竇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羣願獲申豈惟崔

氏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幸甚明日西
上不果拜辭伏惟珍重

與

集作
答

馮宿書

韓愈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
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僕常閱
時俗人有耳而不自聞其過慄慄然唯恐己之不自聞
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
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

時與僕居朝夕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天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慄戰寒心故至此已集作來克已自下雖不肯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

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委曲從順望

抗本
作向

風承意

汲汲然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

集作
可字

如何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

蜀本有
而字

古人有言

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交友下

答侯高書一首 與微之書一首

答知己書一首

道釋部 附 隱逸

與逸人徐則書一首 與逸人王真書一首

與道士徐鴻客書一首

答馮子華書一首

答程道士書一首

答杜松之書一首

與侯山人書一首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一首

與濟法師書一首

交友下

答侯高書

文粹作
第二書

李 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
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

存文粹
作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

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

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

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集作
二字文

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集作
也文粹
作矣前書若與足下混

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

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集作
而字足下再

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沉

浮集作浮沉之時乎集有時字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

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流望風高下焉九字文粹作則是乘流望風而

高下焉集作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

况天下集有之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

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故君子

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盖孔子集有尚字畏於匡圍

於文粹作于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文粹作師

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文粹無故字賢不肖在我者也

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
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于此子路對
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集作耶而人之不信也與四字集作不我
與何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
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
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
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

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集有也字

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

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集無此二字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

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集作夫子何病不

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

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

而不能集有者字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

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
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美
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
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
其道則集有不字爾其能遠之與否而不容焉則吾不敢知
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
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何獨天下哉
將後世之人大有得于吾之功者爾集作云爾天之生我也

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勉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

集作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

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集作於吾集

之字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云云則於吾道

不光也吾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與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一

集無一字

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

矣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柰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疾集作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

且云危懼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

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盡

集作代書

悲哉微之於

我也其若是乎又觀

集作觀

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

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

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

惻惻耳且置是事畧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

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

集作至

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

自徐州至有諸院孤幼

集作小

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

所牽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

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溢魚頗肥

江酒甚集作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

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

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

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

堂前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為墻垣白石為橋

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

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徃動彌旬日一作月平生所好

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秦也計足下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秦以先奉報其餘事

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

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

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一作巖猿谷鳥哀鳴啾

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

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鑿殿後欲明天今夜

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
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答知己書

集作謝
舊恩詩

劉 蛻

蛻嘗感近世知己

集作
友

聽離交道沈

集作
曠

廢不忍終日

疾之於心思出其門閭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
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
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為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
之望况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

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綬車佩下入
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終始出處之事者况蛻
之遇執事於南康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
欲變陰谷為生植之地起死人為奔走之夫返覆

集作
性返

踰時將止復勤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
榮其達則或過於執事之心至於誘掖殷勤不遽以違
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
之蛻前日來求人為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

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集作此之身宜如何以報謝將

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

則不敢書且試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道釋部附 隱逸

與逸人徐則書

隋晉王庚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

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空玄相濟一作宗 玄齊物將一無將字深

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栢栖息

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

嶠

一作岳

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喜其嘉名

四字一作嘉猷

有勞寤

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

一作風

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逸

一作念

念昔商山四

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羽

一作來

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

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往說遵允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

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

空谷希能屈也

一作已

佇望披雲

一作皆隋書徐則傳

與逸人王真書

隋齊王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
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于東海願循寡
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延佇

一作
佇遲

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颼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

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園

一作
園

從容丘壑之情左琴

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卧

一作
謝

病非無封禪之文彭

澤遺縈差

一作
先

有歸來之作優遊林雅何樂如之屬當

藩屏宣條揚越坐棠餘一作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卷

言高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

申穆背淮之濱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御道冠

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栖遲衡泌懷寶迷

邦狗茲獨善良以於悒今遣行人且宣徃意側望起予

甚於饑渴相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番一作石之談宣

慕鑿垣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一作皆隋書王真傳

與道士徐鴻容書

李密

夫天地閉而賢人隱少微光而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
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為
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密未
遇玄女思逢黃石誰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尊師
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
掌今龍戰于野鵬翔廖廓或出或處且變星霜猶未

關

授道是曰仁人隣

集作除

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

興運今也其時尊師宜躡

缺

擔簦用虞御之禮披榛輓

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廊生之談方

聞左車之說桂樹出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

一作隱處

想見

其人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披述書

不盡言

書至鴻容晦迹不知所之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

世忽同過隙合散消

一作動

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

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

跂脚東

一作北

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

適意為樂雅會吾意

一作心

吾河渚間

集有先字

有先人故田

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吊閨門婚冠寂然不與集作預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

并厨廐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耕耘薦菘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魚多養

鳧鴈廣牧

集作壯

鷄豚黃精白朮苟

集作枸

杞薯蕷朝夕採

掘

集作掘

以服供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

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

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

集作誦

大謝亂流趨孤

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

集作山林陂澤

之思覺瀛州方丈森

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

集作分

潭並釣俛仰極樂

戴星而歸歌詠

詠集作賦詩

以會意為巧

集作功

不必與夫閑

人更相唱和

十字集作不必與夫悠悠閑人相唱和也

孤住河渚傍無四鄰

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

集作有

以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芍杞等法用之有妙

集作効

力省功倍不能暇

都玩切脯也

脩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

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徃徃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

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

搗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

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代

世集作

擾亂有道

無位非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

為

集作謂

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

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耿

集作耿耿

吾

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

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

集作蕭蕭

可

集無可字

無俗氣携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

集作著

處

集無此字

獨

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詩取翫讀

便復江湖相忘吾性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趨高竒詞義

晦

集作曠

遠差我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

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

海

集作溟

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

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

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

集作治至

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

數

集作穀

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

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

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
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
海之上一作士才堪濟世主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

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
發動常劣劣不能住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
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集作北

山松栢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

羣

五字集作
同羣鳥獸

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

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一作悠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

集作方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

偶因集作見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集作彌厚不一一王君

白

答程道士書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一作愛之也吾嘗讀書觀

覽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通一作幽趨識人情之

大方語默紛雜是非淆亂夸者死權烈士殉名貪夫溺

財品庶每

集作安

生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

一作

哉故吾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

人

集作其

間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謂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

有不同不相為謀蓋為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

吾自適其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之心一為

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可無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

同謂之玄而乘闕西出

一作棄闕西出

釋迦曰色即是空而建

立諸法此皆聖人通方之玄致弘濟之秘藏實寄冲鑿
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行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
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為者無不為也釋迦曰三災
彌綸行業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成萬萬殊雖異道通
為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苟違其適則何為而
不閔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閔之名即分皆通之
謂即分皆通故能立不易方順適無閔故能遊不擇地
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閔雖有神萬將獨柰

何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違也夢為鳥吸於天夢為漁沒於泉言適之不

可違也吾受性潦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

接對賓客則樂

集作恭

然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

中黍田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

神明

一作情

安和血脉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

常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

棄禮數箕踞散髮玄譚虛論兀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

知聚散之所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擇

集作先宅

一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

集作書

以為匡扶之要畧

盡矣然嶧陽之桐

集作必

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由基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輔

宣大道夫不涉江漢

集作海

何用力舟不思雲霄何用

集作

事羽翮故項

一有爾字

已來都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

窺何況百家悠悠哉去矣程生非吾徒也若足下者可

謂身處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志不覺坐馳

若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轅適越所背彌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住但欲乘化獨往任所遇耳不能復使離婁役日契后

某作誤 詬莊子作喫 詬口 懈反 詬口 豆反 多力也

勞精

怵心蔽焉

一作用

以物為事也勗哉夫子勉建良圖因山

僧還畧此達意也王君白

答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還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宣明公前眷或

徒集作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踈體放抑集作有

由焉集作然集作兼棄俗遺名為日久矣集作與淵明對酒非

復禮義能拘叔夜携琴唯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

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集作兄

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

親詠招隱之詩唯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一作風新

年則栢葉為罇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

數叢孫綽集作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

壺直與同志者為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

一作履

脩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

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
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與侯二山人書

于邵

侯二山人足下所示三論鈞深索隱俾夜作晝殆浹辰
矣如登太山徒仰其高若涉大水不測其深旨哉斯言
盖不可得而儔矣以此究天人何道不弘以此圖戰伐

何敵不尅以此養精神何壽不長可謂通幽洞微垂代
作教寧止士林爭效求道趨風乎予復何才敢承末學
已今繕寫藏諸袖中剗心寶持不敢失墜幸甚恐須舊
本謹勤專送猶賴發蒙何當訪及閑宵對酒斯以為榮
不復一一于邵頓首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
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

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

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鍾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

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

集作天下

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世

集本文粹作後

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

聖人也夫銘古人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

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皆可

以紀功伐垂戒勸銘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

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集作之

於山山之辭可書集作之於碑唯時之所紀爾及蔡邕

作黃鉞銘亦文粹作以紀功于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

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

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

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鍾銘則必詠其形蜀本有與

其音聲文粹作都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耳非謂勒

功德垂戒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

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之人

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他人皆

不知乎

十二字集本文粹作其能賢於人之皆不知乎

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

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

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當時甚未敢承教

八字文粹作久未承教

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

是鍾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名必傳於後代矣

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

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

集作左

昨者頂謁

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惠

集本文粹作慧

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

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來說六波羅密法為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一作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

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叮嚀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以來無有增減如

集本文粹

作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

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
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

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

切法故隨機

集作基

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

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
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

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

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

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

人之

集本文粹
無之字

心況後五百年

集本文
粹作歲

末法中弟子豈

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

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

一本有
法字

又可乎既未能觀與嘿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

義不

集作
又

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

若云依了經義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

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

必當說大乘大乘則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

集作心字

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

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

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

集作陰者

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

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

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

其本文料有苦字

憂悲苦惱是也

夫五蘊

集作陰

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則

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而

而其本文釋作其於

輪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

集作陰

中則色受想行識相

次而十二

一本有因字

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

集作相

緣一

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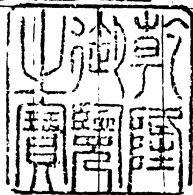
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
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
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開

集本

大粹
作問 居易稽

大粹
作頌

首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

八十九至九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滕錄監生臣唐澧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薦舉上

銓選附

答張九齡書一首

與權侍郎書一首

答柳福州書一首

與兵部李侍郎書一首

為人求薦書一首

與祠部陸貞外書一首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一首

與鄭伯儀書一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一首

代書書一首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見張九齡集

忽辱賤翰喜慰攸集退惟自

張集作循

省

文粹作退惟自省

慙懼亦

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

之才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
微至著唯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
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
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辨近蒙獎擢
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
陽鱈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是張集
作足矜
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奉
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文粹
作隱亦死為明分

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與權侍郎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
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
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
晉尚姓美其文粹無此三字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
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集有下字
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

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

文粹有
人字

以書判殿最不尊

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庶恥者以教之

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

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

盡六經之意

集有
義字

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

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生

文粹作腐
生豎子

比肩登第不亦失

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

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第一

二字
文粹作上

等其有精於

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

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

也今者先章句之儒文粹作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

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庶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

本舉君子之儒先於理文粹作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

子也俾之立集作位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

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以

集作亦

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

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
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
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
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頰首

六月十四日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慙慙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說又

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

取士在於禮部吏部吏部

集本大料並
不疊此二字

按資格以擬官

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
求才猶似為仁由已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
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
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庫似在
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
之言也况以蒙劣辱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

歲計借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
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
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
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儼
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
是以二集作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
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回復
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

者而不盡在於齧齧

集本文粹並在齧齧

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

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

大粹有釋字

通其義則牆面木偶

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

於疏注之內

大粹作中

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

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

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雖今吏部

三字文粹作令

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

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

有司率情下上其手

文粹
作才

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

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強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

道邪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役役

集本文粹
並作沒沒

於聞見汲

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

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

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

而不知其止

文粹
作已

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

不同豈古化曼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

與再拜

八月十一日

與集作上

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
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
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
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

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
磨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
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太山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
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
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也

集無也字

學成而道益窮年老

而身

一作智

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

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
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

集作其聽

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
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
出言舉事宜集作計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
力寧戚之歌聽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
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
娛悲雜以瓌恠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
也如賜覽觀亦有可採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
為不才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
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
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
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雖千萬
人亦何足云爾

集作耳

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

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亦不自量已也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

六字杭本作其如某何哉

昔

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

樂一顧馬

一作馬

價增

一無增字

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

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薦士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
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
之間升乎于堂而望乎集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

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
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
之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
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
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集有同字司貢士者
相知識集作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
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
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

則愈之知者亦可以言矣

集作亦一言也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

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

蜀本有于野二字

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事

集本作暇

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

學西漢

集作京

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

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

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

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

溫良誠信無邪妄詐集作邪
佞詐妄之心強志而婉容和平

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集有
已字

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

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
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

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

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

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

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慇懃而語集作論之

期乎有成而後已集作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荏一作弘者尉

遲紛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

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集作材實主司疑

焉則與集作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

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集作亦字幸在其

中而未知陸丞相集無此二字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

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
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
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
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

無足信者故蔑然

集本注
作蔑蔑

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

有相信之資

集有
與字

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

朝廷者多以遊宴娛樂為事而獨執事耿然高舉有深
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

左右也愈恐懼一作惶再拜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

進士侯喜古其人為文甚古立意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左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徃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集作難迺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

京還恠其久無

集作絕

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

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
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
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冑中之氣勃勃然復
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
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
爵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
耳身在貧賤為天下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若

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

集有為字

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

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為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過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與鄭伯儀

集作義

書

歐陽詹

居方足下胡姝物故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悽惻秋

涼體與神康僕素寡悰暢遐亦可惡華下來人

伯儀居華山之

陰也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遊

集作

逝而能復與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諫有以集作拒處

情懷歡古人所難

集有難字

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

川華既歸根輒分間布白致以牋素居方忖覽知及遽

瑗四十九年之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漁者所務

唯魚不必在梁在筍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

家設尊官厚祿為人民也為社稷焉

集作也

在求其人非

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

厥德賢能事事而後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

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

之衆不可逢而安

集作委

命之是用啓稍異之聞

集作問

始

集作殆

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

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

命以始又中人

二字集作令

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復

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齊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
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
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即以進
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才如選材焉以規則失之
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彼方圓畢至然後擇其利用者
實之器三字集中方則善於圓中圓則善於方器器集
材也者在堅貞而可久集有才也者在德行而有恒不
可久不有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

作寶之

人字

作木

此賤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迷遠者居方
寧斯人之徒歟况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
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公集作卿相者有
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則於國良為閨門
重則為朝廷尚此古今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
忝居方交游自貞元之初于今十有三祀孰孰熟得居
方之為人甘旨可求則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
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當行則必在交遊之先禮義當

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昏無方之性愛弟友于之情長
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友之信接物之道居方無不盡
則於家於閨門至矣於國於朝廷詎少哉嘗清宵月下
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欲其暗然而章惡
自銜自媒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僕恨恨
如失才不集無不字如居方地不集無不字如居方方於所得詎
止乎得然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將宜存一梁一筍一增
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旨中規中矩之求委恒久循黜

陟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彌篤
馬上以居方達慈於下下待居方申愛乎上居貧孀孤

遠

集作
達

官

集作
宦

棺視

悉居方竭力已可行咨乎可及饑

飽不異魂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借如
居方束帛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藝自謁雖從家命亦
已非矣悲哉更逐齊人之後耶僕竊以為知人曩得居
方將集作
以為居方也洎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
又知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復元和以叶愚念得之

以道為姜為傅不得以道為回為憲明時之令人豈不
善歟而叙不周此亦何云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
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文粹不至焉莫豎刁易

牙信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

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三字集則

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文粹

作得知人

文粹作其知人

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

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

驩兜放共工流

其作放驩流共工

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二

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

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

工之黨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

不得為齊桓公爾

其作矣

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

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之爾君子之惡惡也

嫉始

英華作
妬非

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

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

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

蜀本有
矣字

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

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

某作
用

豎刁易牙爭權不

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

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

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派德澤於百姓者何

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集作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

焉而已矣茲

大粹作今

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

執事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

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

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

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

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

集作用

觀愈者

集作皆

豪傑

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十

大粹
作百年

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

為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

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

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蘓屬國及建安諸子南

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

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

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

其作
然

咸池音彼二

子皆知言也

集作者

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

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藜腸亦苦強歌聲無歡

出門則

集作者

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復

集作者

有

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

集作者

也未聞執事

集作者

閣下知之凡

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

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

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

集作者

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

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

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
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
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某作隆馬

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
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
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
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

者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
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
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
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
乎百世之上其一作使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
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
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
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文粹作禮善人良士則不

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
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
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
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柰何矣翱窮賤人也直
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
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代書書

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

初有符載揚衡輩隱焉亦出為聞

集作
文

人今之

集作
其讀

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軻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徃徃而得余佐潯陽郡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余余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揚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齋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余告行欲舉進士余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

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

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余謝

集作
謁

集賢庾

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

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

余文友以余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

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

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三月十三日

樂天白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九